

《驼铃》选粹

小说卷
XIAOSHUOJUAN

心曲

《驼铃》选粹编委会
编



《驼铃》选粹

小说卷
XIAOSHUOJUAN

心曲

《驼铃》选粹编委会
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驼铃》选粹 / 《驼铃》选粹编委会编. —兰州:
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-7-226-04505-3

I. ①驼… II. ①驼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8225号

责任编辑: 马晓燕

封面设计: 万谨高

《驼铃》选粹

《驼铃》选粹编委会 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)

甘肃兴方正彩色数码快印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44 插页 4 字数 611千

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000

ISBN 978-7-226-04505-3 定价 (共4册): 10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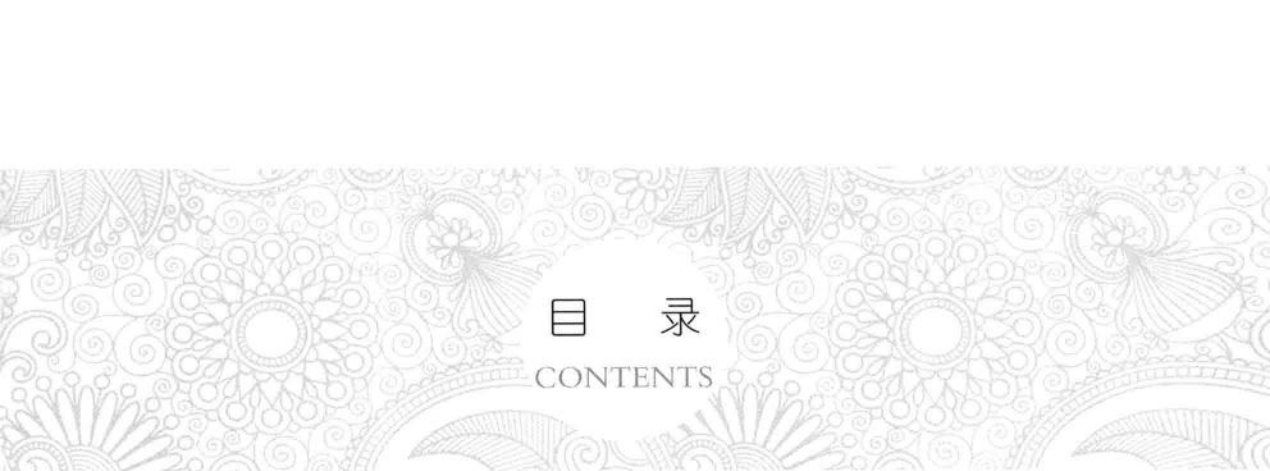


千里铁道，绽放梦想。伴随着兰州铁路局的改革发展进程，《驼铃》文艺杂志迄今已出版110期，编辑出版了大量贴近一线、贴近职工、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。我们从近几年发表的精品力作中，按照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的序列，精选编辑了四卷本《驼铃选粹》系列作品。这些作品中有对历史的记忆、有对发展的讴歌、有对梦想的追求、有对安全的警示，呈现给大家的是一套思想深刻、内容丰富、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大餐。这既是对兰州铁路局文化建设成果的一次展示，也是对新一代兰铁人工作、生活、思想、情感的真实反映。

兰州铁路局路网横贯甘、宁两省区，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，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传承地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形成了朴实无华、甘于清贫、淡泊名利、无私奉献的黄土地精神，和志存高远、自强不息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的黄河精神，“两黄精神”中蕴含的责任意识、担当意识、奉献精神 and 家国情怀已深深地融入兰铁人的血脉，并折射在兰铁人的文艺创作之中。《驼铃》的作者群，主要是兰州铁路局干部职工中的文艺爱好者，他们多数身处生产一线，扎根戈壁，从火热的铁路工作和生活中汲取养分，用朴素的文字，生动的画面，高扬主旋律，凝聚正能量，尽情抒发对西北铁路深深眷恋的情怀，讴歌全局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、安全发展的建设成果，为繁荣路局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职工的精神家园。我们期望通过这套文学丛书的发行，进一步推动兰州铁路局的安全生产文化、服务文化、经营文化建设，同时发挥文化独特的感化教育作用，引领和激发全局广大干部职工投身铁路安全、改革、建设、经营实践，牢固树立危机意识、发展意识、市场意识、效益意识，聚合起推动全局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，为推动兰州铁路局各项工作全面发展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《驼铃》选粹编委会



目 录

CONTENTS

心曲	武威南车务段 孙 勇 (001)
一支烟	兰州西机务段 张福平 (004)
大阿哥	嘉峪关机务段 穆学仁 (029)
寻找老马	嘉峪关机务段 刘长军 (044)
老人和狗	兰州供电段 穆红燕 (046)
志伟的幸福生活	兰州西工务段 杨钦莉 (058)
小小说三题	兰州西车辆段 陈 勇 (063)
人心向背	嘉峪关车辆段 孙海龙 (069)
温暖的冷山	嘉峪关车辆段 孙海龙 (082)
老货场的咸土	嘉峪关货运中心 李志民 (096)
伍四三坐火车	兰州房建段 李生辉 (104)
一号工程	兰州供水段 马永兵 (110)
较劲	局机关 雯 坪 (113)
丢失的鸡血石	局机关 杨 勇 (135)



心 曲

武威南车务段 孙 勇

“转眼十一到，大地乐陶陶，六十有三诞辰日，举国齐欢笑。”前几日，我们一家十余口人小聚。席间，老父亲几杯酒下肚，便又开始念念有词。

“老爸，怎么听着有点像毛主席的诗词？”我挤挤眼睛笑着说。

“什么？不可能！毛主席说犹有花枝俏，我是举国齐欢笑，能一样吗，能一样吗？”父亲辩解着。

我说：“老爸，没有人提犹有花枝俏啊，你老人家有不打自招之嫌啊！”

“好吗，原来你小子是挖了坑叫你爸跳呀，嘿，还真长了大出息了。”老爸嗔怒着举筷欲打，“小时候你小子就咕咕东多，现在都五十多了，还这样让老人不放心？我不搭理你，你能，你为什么还不如我大孙子，人家是一等机车驾驶证，内燃、电力都能开，说呀，你说呀！”

老父亲一面说着，一面向我示威，老爸说的大孙子，就是我的儿子。我们三代都是火车司机，别说，司机驾驶证的等级还就属儿子的高。儿子此刻是满脸得意地听着爷爷夸奖，还不住地点头呢，此情此景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说心里话，老父八十高龄，思路还如此清晰，自然是我们晚辈的福啊！

望着滔滔不绝的老父，我感慨万端，这还是几年前那个病魔缠身的父亲吗？五年前，因为母亲去世的打击，父亲病倒了，这可急坏了全家人，一方面，全家人积极配合医生对父亲的治疗，另一方面，我和妻子对父亲的饮食起居更加精心了。老人的牙口不好，买回肉，我们就煮成



肉粥，父亲就能多吃一点，再就是每天的牛奶荷包蛋不能缺，还有就是新鲜水果也要少吃一点。父亲稍好一点，我和妻子就陪着他去遛弯、去晒太阳，到周围转一转。每天，我都要背上折叠躺椅，搀扶着父亲来到老人伙里，让他们这些老哥们儿在一起侃一侃、放松放松，在精心的伺候下，父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。

以前盼着只要父亲身体好了就行，现在父亲身体好了有了精神，我也就又有了联想：应该让父亲把作诗的事还捡起来，这样老人不但有事干，还能找个乐，既活跃了大脑，也陶冶了情操，何乐而不为？于是，我有事没事就开始挑逗了：“老爸，您不是会做诗吗，做一首让孩子们听听。”这时，父亲的眼睛就一亮，然后便笑着说：“别急别急，都在肚子里呢，到时候就会一总拿出来的。”父亲的话把一大家子人都逗笑了。嘿，还别说，父亲从那以后还真的又开始作诗了。

父亲开了一辈子蒸汽火车头，年轻时就以创作“人家跳舞咱开车，人家睡觉咱干活，披星戴月离家去，夜半三更嚼干馍。远看是掏炭的，近看是包公老爷家护院的（形容脸黑），仔细一看是机务段的”等“诗句”而闻名了一条铁路线。因为他好瞎咧咧，“文革”时还被揪出过几天。父亲在旧社会读过私塾，有一定的古汉语基础，每逢喝上两口酒他是肯定要诌几句，可在我们听来，不过都是些顺口溜而已。记得1986年，机务段刚刚换了内燃机车时，退休不久的老父亲也作了“诗”，当时，我把老父亲的“诗作”当做笑谈在单位瞎编，不知被哪个手疾眼快的全记了下来，还给发到了铁路局小报，没想到小报竟然还给发表了。

想到此，我问父亲还能记得那件事吗？父亲笑而不答，却起身去了卧室。片刻，父亲回来了，手中竟然拿着一张小报在我们眼前晃动着。

“哎呀，我的亲亲的爷爷，20多年了，报纸您还保存着？古董啊古董，快给我，给我。”儿子好奇地接过报纸，翻过来掉过去看，“爷爷的东西在哪里、在哪里？”

“不是爷爷的东西，是爷爷的大作。”老父亲呵呵笑着说，“大孙子，你把爷爷当年的大作给他们朗读一遍，让他们开开眼。大孙子你知



道吗，爷爷作这首诗那年，你才一岁。”

“我说这样的家庭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原来那时才一岁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同志们注意听了，这就是爷爷诗人的杰作。”儿子吐了吐舌头，大声读到，“蒸汽机车下线了，告别铁锹和油包，煤台水鹤今犹在，炉灰烟尘不见了。内燃机车好威风，昂首嘶鸣疾驶行，二百公里不是梦，铁路提速最有情。”

好！大家一起鼓掌。

“还叫好呢，整个就是大白话吗！”我小声咕哝着。

“你说什么？大声。”父亲清清嗓子，看了看我说，“看来，有人不服气啊，不行，得来点绝的，不然是镇不住的，你们听着。”父亲朗朗道：“祖孙三代开火车，青胜于蓝感慨多；党的恩情要牢记，唱唱今天好生活。”

大家齐声喝彩，笑得更欢了。





一支烟

兰州西机务段 张福平

一

一支烟是严杰师傅的外号。

一支烟终究没能躲过烟碱和一氧化碳的长期伤害，体内焦油尼古丁大量沉积，使他在临退休前的那次例行体检中，被x光照出右肺大面积阴影，部分肺泡气体交换功能丧失，被医生确诊为肺癌，且为晚期。

“文革”后期恢复高考，头一年考试严杰名落孙山，但严杰不灰心，继续补习一年，终于挤上高考的独木桥，被西南交大录取。八十年代初严杰从学校毕业，服从计划分配，进了铁路机务段，上火车头当司炉跑车，跟随一支烟搁伙计搭班当学员。那天上午严杰拽着司机室手把杆登上机车，坐在开车位置的一支烟从侧窗台上拿起烟盒，从中抽出一支烟让严杰，小兄弟，请抽烟！严杰有些受宠若惊，按年龄一支烟可以当严杰的父辈，严杰应该给他让烟才是，但严杰不会吸烟，身上也没装烟。当时严杰的脸一红，忙推挡说，师傅是长辈，谢谢，俺不吸烟，请师傅以后直呼我的名字吧，叫小严，别小兄弟的叫，怪不好意思的。那有啥！一支烟纠正严杰说，火车司机没大小，哥仨一年在一块的时候比老婆长，不分辈分，称兄道弟拍肩膀也正常。

那咋能行？严杰说道，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情。

那咋不行，行！小兄弟，听说你是大学生，当司炉烧火跑车，可惜了。一支烟说着划火柴点着让给严杰的那支香烟，叼在唇间，猛吸了一口，鼻孔嘴巴没往外冒一丝气儿，就见大喉头一动，似乎全咽进了肚里。这时严杰才看清楚一支烟的左右手中食指皮肤蜡黄蜡黄的，明显区



别于其他手指，那是长期抽烟时夹烟卷被烟熏的，就连那指甲盖都是黄黄的。一支烟确认咽下的那口烟再也冒不上来时，才笑着回头对严杰说，不过你干不长，如今重知识，讲文凭，上车烧火 也就是镀镀金，假文凭都能当官，况且你那张文凭是真的，含金量高，以后准进机关当干部升官。

二

当司炉烧火的日子确实不长，但严杰与师傅一支烟的关系非常融洽。师傅开车时抽烟，严杰就用铁锹从炉膛里搓火炭，端起来给点上。见他指头缝里夹的纸烟快抽完了，严杰连忙从铁茶盘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，在拇指盖上碾碾，再续上师傅快抽完的那支，连着续上七八支，直到师傅过足烟瘾，精神兴奋，方才罢休。这时严杰才彻底弄明白了师傅一支烟外号的缘由，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一支烟。

严杰跟的这是个抽烟机班，师徒仨都是资深烟民。副司机麦柯也抽，抽的是一毛八一盒的宝成牌纸烟。司炉也会抽，可司炉的口粗，啥烟都抽。司炉工资低，多买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纸烟抽，还经常和麦柯交换着抽，偶尔也改口味抽一支烟的看家烟“报纸王”。麦柯和司炉抽烟时，都会主动地先给对方发上一支，然后各自点上抽。但如果谁断了顿，则有难同当，有烟共享，他们都会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烟拿出来，让断顿的兄弟抽，这叫烟酒不分家。他们三人抽，唯独严杰不抽。其实不然，严杰也抽，是在被动地抽，而且抽的都是从他师傅嘴里悠悠吐出来，鼻孔里缓缓冒出来的二手烟，深受其害，备受“折磨”。

严杰观察到，一支烟抽烟时还有个特点，就是从不让烟，见了领导他也不让。

那天严杰头一次上车，师傅给他递烟，叫麦柯说都有些稀罕，师傅是从来不主动给人让烟的，一支烟的这个举动像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一样，确实是抬举了严杰这个书呆子，看得起严杰这个小臭老九。

火车司机闲言碎语开玩笑逗乐子，常说“三不让人”，即吃药不让人，上厕所解内急不让人，自己媳妇不让人。麦柯给一支烟加上一条，



抽烟也不让人，是“四不让人”。严杰亲眼所见，一次机务段的总工程师上机车添乘指导，和他们机班同跑车同吃喝同住公寓搞三同，自己中山装口袋里装着上海锡纸前门不抽，要抽一支烟的喇叭烟。一支烟见状笑着逗总工，你放着上海前门不抽，抽我的低档烟，呛喉咙辣嗓子，不是自找难受吗？白脸总工穿工作服也是想深入群众，与机车乘务员套近乎，打成一片，他接过一支烟递给喇叭烟，点着边抽边调侃说，泡妞跳舞为了肉挨肉，抽烟为了咳嗽，喝酒是为了自找难受。一支烟听后纠正道：你说错了，你们当领导的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，以为我们抽烟是为了咳嗽，自找难受，那不对，我们抽烟是为提精神，减压力，去疲乏，为了保证行车安全。要说难受，也确实难受，过度抽烟，口舌发涩，嘴里全是苦的，能不难受？可难受也得受！抽劣质烟的一支烟难受也不抽总工的大前门，让也不抽，他怕人家瞧不起，小看他，丢了尊严。一旁的严杰听后想着，不就是抽烟吗，师傅竟给赋予了这么多理由，讲得如此振振有词。一支烟说这话时，头也不回，目光仍然紧盯着车头运行的前方，像似故意说给严杰这个不会抽烟的书呆子听的。麦柯与司炉不管这些，也没有那么多想法，他俩一路上净拿自己的劣质宝成烟换总工的大前门抽，每抽一口大前门，就仔细用心品味，再顺势回咽，然后从鼻孔中徐徐呼出，两缕青烟冉冉上升，开着洋荤。

三

说起一支烟抽烟的历史，副司机麦柯故弄玄虚说，那是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。他说一支烟抽烟很有些历史和年头了，若是往远里追溯，师傅抽烟应该说是祖传的。一支烟原籍山东，明末清初他爷爷的爷爷带着他奶奶的奶奶闯关东，就带一只旱烟锅落户吉林蛟河。人所共知东北三大怪，其中一怪就是大姑娘俏媳妇叼个旱烟袋。你说连大姑娘小媳妇都噙着玛瑙烟嘴铜烟锅抽烟，云里雾里抽一口吐一串烟圈玩，一支烟哪能不抽，哪能出烟雾而不沾。据麦柯说，一支烟的爷爷抽，奶奶抽，父亲抽，母亲抽，哥哥抽，嫂子抽，姐姐抽，妹妹也会抽。近朱者赤，近墨



者黑，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，一支烟哪能不会抽烟，是从小光屁股记事时，就跟着大人噙烟袋杆溜着抽。

有次严杰他们机班在行车公寓房间里闲聊，一支烟当着徒弟们的面侃侃而谈，吹起了他抽烟的光荣历史，那情形颇有几许得意洋洋，略带几分骄傲和自豪。那段抽烟不花钱的历史连跟他烧火多年的麦柯都前所未闻。二十世纪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，一支烟在蛟河参加铁路，和严杰进铁路时干同样的活计，在机务段当司炉烧火，火车跑起来摇摇晃晃的抡起大板锹，往熊熊燃烧的大炉膛里搓煤扔煤，一个班要把七八吨的抚顺煤扔进炉膛，将蒸汽锅炉里的水烧热烧开，变成干燥蒸汽通过管路导入进汽包，再进入汽室汽缸，推动汽缸鞴鞴做往复运动，变成机械动能，传递给摇连杆，通过摇连杆带动火车轱辘做回转运动，变成牵引动力，拉着成百上千吨的火车一溜烟地奔跑。当司炉烧火的一支烟这时抽的是旱烟，还没有荣获大名鼎鼎的一支烟的名号。他那时上班腰里别根旱烟锅，烟嘴上系个烟荷包，烟荷包上绣着一对嬉水鸳鸯鸟，那是乡下他情妹妹给他缝制的。一支烟对麦柯严杰他们说，小时候在乡下他和情妹妹同噙着一个旱烟锅，你一口我一嘴吞烟喷雾吐烟圈比赛，愣是输给了情妹妹。情妹妹抽一口旱烟一连串能吐五六个蓝烟圈，而他仅能吐三四个。一支烟出乘时上车头左手拎个黑粗布口袋，右手提个盛着高粱米的铝制猪腰子饭盒。粗布黑口袋里装着几片关东烟叶，上车作业干活前先把烟叶放在锅炉皮上烘烤着，待清完炉挖好煤进司机室烧汽时，几片关东烟叶也烤焦了，抽空用棉丝擦擦手，把烟叶放手掌里一搓一揉，便成了烟末，再装进他乡下情妹妹绣的烟荷包里，随时得空抽着享用。这么听着一支烟还带有几分农民装束，说工人不像工人，说农民不像农民，是吧。不过你还别不信，咱们是农业国，工人大都是农民出身，不信你翻开人事档案瞧瞧看，大都是两只泥腿穿双破布鞋，头顶高粱花从广大农村招出来，经过培训，后来变成了各行各业的工人。

一支烟当司炉抡大锹烧火东奔西走，寒来暑往烧火烧得汗流浹背，工作服穿得风尘仆仆油渍麻花时，朝鲜战争爆发了。打着联合国军旗号



的美国侵略者打过三八线，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国境线，炸弹带着“滋——滋——”的哨声撂到了一支烟的家门口。唇亡齿寒，刚刚解放建立新国家的中国人民当然不愿再当亡国奴，再吃二遍苦。先是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接着是一支烟所在铁路局组建抗美援朝支前铁路大队，开着火车往朝鲜前线送军火，往国内拉伤员。一支烟盘腿坐在床铺上得意地炫耀说：那几年我们抽烟都不花钱，抽的都是名牌烟草“报纸王”。

麦柯问师傅，啥叫“报纸王”？这烟我咋没听过。

一支烟说别打岔，你们听我往下说。一支烟说五零年我刚满十八岁，血气方刚年轻力壮，加上俺祖上三代都是受剥削压迫的穷苦人，就通过了组织上的严格政审，被选中参加支前抗美援朝大队，还是当司炉烧火，九个人包一台机车，跨过鸭绿江往前线送弹药。出国前我回乡下老家与情妹妹话别，我在高粱地里拉着她的手说：嫁给我吧，我要出国参战了。情妹妹没有拒绝我，也没有答应我，而是突然扑进我的怀里，昂首抬头深情地望着我说：一定要活着回来，咱们再比赛吐烟圈，你要是能胜我，我就是你的人。情妹妹说完又递给我一布袋旱烟末，让我带到朝鲜抽。

一支烟说的抽烟不花钱，抽的都是名牌烟草“报纸王”，是指当时支前抗美援朝大队给每人每月发一小捆关东黄烟叶，每个包车组再发一卷旧报纸，让他们裁成小纸条卷大喇叭烟吸，大家俗称这种烟叫“报纸王”。另外每台车还配给一木桶二锅头高粱酒，让冒着生命危险过江的火车司机随便喝。一支烟这几年喝酒的功夫没进步，但烟瘾却是很见长，吐烟圈的功夫也大大提高，他猛地抽一口大喇叭烟，一下能吐八九个蓝烟圈，更神的是最后吐的小烟圈，竟能从前面的烟圈中穿出去，一支烟管这叫穿糖葫芦，战斗间隙和朝鲜军民联欢时，还拿它当节目去表演。回国后一支烟就是凭着这口吐烟圈穿糖葫芦的功夫，才把乡下的情妹妹弄到了手。

也难怪一支烟的烟瘾见长，这样恶劣的战争环境，那是险象环生，随时可能丢性命。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没有制空权，美国佬的飞机很猖



狂。你们知道吗？一支烟问着我们说，老美的 B29 轰炸机犹如一群绿头苍蝇，那战斗机则是一群讨厌的会叮人的蚊虫，听见火车叫就出动，先在你的头顶上盘旋，瞅准了就下弹，要么就俯冲着追着火车扫射，居高临下捡咱们的便宜。火车白天一露头就挨炸，从空中撵着你俯冲投弹加扫射。一支烟说他亲眼见到一个包车组，九个弟兄八人命丧异国他乡，火车也被炸得坑坑洼洼遍体鳞伤，那个血肉横飞的惨景真是不能看，看了让人心里寒，让人咬牙恨。火车白天不敢开，也不能开，亏了朝鲜铁道山洞多，过了江的一支烟与师傅就驾驶火车钻山洞，躲进隧道里抽烟喝酒，吃饱了高粱米饭睡大觉，等到天黑了再拉着军火往前开。白天开车的师傅就着盐水煮黄豆喝几口二锅头，一支烟就用报纸条一卷一拧口水一沾抽这“报纸王”，睡醒了再无聊时就练吞云喷雾吐烟圈，这吐烟圈的功夫咋能不提高。支前抗美援朝大队满足供应他们烟酒还有一个原因呢，那就是朝鲜境内的铁路被美国飞机反复炸，中朝军民反复修，线路条件那是相当相当的差，火车夜间行驶在这种线路上很危险，可以说是鸡巴头上挂镰刀，悬！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开火车，横竖不要命！这光不怕死还不行，你还得把军用物资安全送到前线去，所以要求火车司机夜里开车格外的精神与仔细，格外的勇敢与小心，格外的睁大眼睛和警醒。用什么办法让火车司机睁大眼睛长精神，那就是抽烟与喝酒。喝酒能壮英雄胆，抽烟烟里的烟碱尼古丁释放出来刺激神经中枢长精神。夜里特别是后半夜司机灌口二锅头睁大眼睛盯线路，一支烟烟不离手抽几口睁大眼睛看信号。要说夜间哪里有什么信号看，就是瞅前方躲在黑暗处的朝鲜女同志怀里揣的那个手电筒，忽明忽灭闪几下，这就是给你显示的走车的信号。一支烟他们夜里开火车不敢开头灯，夜里开火车不敢鸣汽笛，夜里开火车不敢露火星，司机室给罩个大黑帆布包，人的脑袋从一个大袖筒里伸出来瞅信号……

一支烟边津津乐道地给徒弟们吹嘘着他的这段光荣史，嘴里还一支续一支地抽着烟。就在一支烟云山雾罩唾沫星儿飞溅说得兴致勃勃时，麦柯突然插话说，别光吹你背步枪开火车过江去朝鲜，说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了，师傅也说说你上餐车捡烟头打架走麦城的事情吧。一支烟见麦



柯这么一说，马上打住话语，连说不漏了不漏了，咱们睡觉睡觉，晚上还要走夜车，下回再给你们小兄弟忆苦思甜，讲师傅捡烟头的事。

四

一支烟还捡烟头？为这事还打架？

严杰真有点不相信此话是真的。本身火车司机捡烟头就让人难以相信，而且还打架，但看看一支烟的表情，又没有反驳否定的意思，那这稀罕事一定是真的啦。开火车的去捡烟头？严杰想，下回闲下来唠嗑时，一定要缠住他让他细说明白给大伙听。

一支烟抗美援朝开火车过江的悲壮光荣史，严杰是听他亲口述说的，但夜里抽烟长精神防事故却是严杰亲身经历的，可以说那情形是相当的刻骨铭心。就在一支烟洋洋得意自我炫耀那段光荣传奇经历的这天晚上，他们师徒四人在县城火车站换挂牵引一趟旅客列车，在雨夜里上了路，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里。客车是午夜零点以后开出的，整个区段需要运行六小时零八分，才是他们到达更换车头下班的目的地，就是说师徒四人要在后半夜人困马乏中，必须精神抖擞，几双眼睛瞪圆睁大全神贯注值乘驾驶六小时零八分。行驶的头三个多小时几人还又说又笑的，间或开个浑笑话逗逗闷取个乐。凌晨3点52分时，他们在一个中间站上水会车，接着又待让了两列特快客车，为了抓紧打盹，麦柯让司炉关掉机车发电机，这样司机室里灯泡一律灭掉，他们赶紧闭眼睡觉，黑暗中只有一点火光，那就是一支烟指头缝里夹的那支卷烟，忽明忽灭的。三个徒弟都在东倒西歪地打盹睡觉，惟有他一支烟还在守夜，一口连一口地抽烟，还在保持着足够的精力，以便再启车开动时精神饱满，精力旺盛。4点过12分再开车后，大家的话语逐渐少了，倦意一阵阵袭来，尤其是严杰，头脑昏沉沉的发蒙，两眼皮犯困打架，恨不能找个火柴棍给它支上，实在有些支持不住。司炉也犯困，司炉知道犯困看信号容易误认出事，这时便从看道瞭望的右侧座椅上跳下来，先用毛巾蘸冷水擦把脸，主动接过麦柯手中的大板锹投煤烧火。



严杰不行，严杰烧火技术不过关，即便这时和司炉抢大锹投煤烧汽，人家也未必放心，怕严杰烧不上汽旅客列车晚点被追究责任招惹麻烦。严杰过惯了日出上课学习，日落睡觉休息有规律的正常生活，这猛地上火车当学习司炉跑夜车，打乱了人体生物钟，还真的有些受不了。司炉投几锹煤双手把住司机门手把杆，头伸出去被雨水冷风激一下帮助一支烟瞭望信号，回过头转过身再搓煤时还不忘和严杰开玩笑。他问严杰说，受不了啦？严杰摇摇头答，受不了啦，这夜班真难熬，真想找个地方闭上眼睛眯一觉。司炉贫嘴道，受不了退钱呀！严杰不明白他说的退钱是啥意思，问他退啥钱，给谁退钱？麦柯见严杰这样，顿时笑了。一支烟头也不转地大声说，小兄弟，人家骂你哪，你还听不出来。这小子把你比成了鸡，鸡(妓)！你懂吗，让你受不了退钱。完了一支烟又训开了烧火的司炉，人家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，你小子就这么传帮带吧，怎么能开这种玩笑！

司炉的脸腾地红了，面带羞涩，嬉皮笑脸赶紧给一支烟掏烟点上，递到他手中，意思是堵他的嘴不让再说。一支烟抽着烟嘴还是不闲着，他头也不回地说，火车司机不抽烟行吗，那还叫火车司机吗，那夜怎么熬？抽着烟人都犯困，都得强打精神，还得说几段浑段子解解闷，刺激刺激大脑，让它兴奋起来，要是开着火车打盹睡觉，那是啥后果？

严杰明白后其实也不怨恨司炉师傅，司炉也不是专门为骂他，的确是为了和倦困做抗争，开玩笑营造一种气氛而已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坐在右边门后折叠椅上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严杰，瞅着一支烟不离手，手不离口地一支续着一支地抽烟，全凭着烟丝里的尼古丁烟碱刺激他的大脑神经，支撑着他的精神，让他精力集中地驾驶操纵。火车拉着旅客列车不知跑了多少时间，也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，反正严杰是坐在折叠椅上睡过去了。猛然听到一阵刺耳的“吱啦啦……”的排风声，接着一个急刹车，严杰被突如其来的剧烈踉跄闪击惊醒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火车头仿佛半个身子倾斜地停着，是一支烟手中的大闸把下方排风口紧急排风，引起了全列车非常紧急制动。一支烟面色煞白，神情紧



张，但左手中食指缝里还夹着半截香烟。严杰的第一直觉是火车轧人了，人命关天，只有途中轧人才会全列车紧急制动停车，司机才会紧张。严杰睁大眼睛问麦柯，二哥，怎么了？麦柯看看一支烟，小声说，出事了，前面山体大塌方，要不是咱师傅这把闸下得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听到山体塌方，严杰的神情为之一振，忙将头伸出司机室睁大眼睛向前望去，借着火车头灯照射的一束强光，严杰惊愕地当时就伸了舌头，这哪是什么塌方？简直就是半个山体挪位搬家，雨帘中山体塌方产生的滚滚狼烟，一股浓烈的土腥气味在夜空里飘逸弥漫，漆黑的夜幕显得异常恐怖诡谲和骇目惊心。

一支烟这时左手指把半截香烟凑在嘴边又猛吸了一口，右手握着机车无线调度电台话筒，想向行车调度报告险情。他连续喊了十多声“行调行调我是某某客车司机听到请回答”，但机车调度电台如何呼喊却听不到一点回答，显然刚才的急刹车和机车的剧烈踉跄震坏了无线列调电台。为了防止后续列车追尾和塌方前面运行的列车这个时候再发生意外，不让事故扩大后果，及时组织抢险救援，一支烟立即掐灭手中的半截烟头，果断地命令司炉说，你立刻去后边和运转车长取得联系，就说我命令他在客车尾部防护，不得有误！然后你快速跑步到后方火车站报告险情，请求封锁区间，迅即开展事故救援抢通。司炉打着手电筒跳下机车向后跑去。一支烟又命令严杰和麦柯，你俩立即结伴向前面车站报告，过塌方处所要格外小心，绕道前行，确保人身安全，越快越好。

“师傅你……？”麦柯问。

一支烟好像明白麦柯问话的意思，一支烟说，我在原地看车，检查一下机车和后边车辆受损情况。严杰和麦柯临危受命正要下车，就听机车下方吵吵嚷嚷骂骂咧咧过来几个人，严杰拿手电筒一照，原来是客车上的女列车长、乘警与几位旅客，有位旅客挺胸昂头气势汹汹地大声质问一支烟，你就是开火车的司机，你会不会开？铁路上怎么用你这样的司机，你知道吗，我们都从卧铺上摔下来了，有的还受了伤。严杰没好气地用手电筒照照前方，餓了他几句，你应该感谢我们才是，你看看前